

## 国庆抒怀

前几天，本不爱看地图的我妈，把身子紧贴着墙上的中国地图，望着一个叫钓鱼岛的地方，嘴里不住地呢喃：“那是咱国家的岛屿啊……”我爸在旁边不住地点点头说，就是嘛，就是嘛。

在这个国家迎来63岁生日时，我再次想起一些根植在心里的画面：申奥成功的那个夜晚，亿万中国人纵情欢呼一夜不眠；香港回归之夜，五星红旗在东方之珠的上空飘扬；神舟飞船舱内，五星红旗在太空绽放；长城上、黄河边、珠峰之巅，红旗漫卷，奥运会上激荡的国歌声……这些浩大场景，奔腾在胸中的，是一种对这个国家自豪与热爱的磅礴情怀。

我们出生在这个国家，就像一朵浪花之于海洋、一片树叶之于森林，是一个巨大的命运共同体。行进在这辆叫做中国之号的列车上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也组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。在这个国家的土壤里，每一个

## 中国我该怎样爱你

□李晓

奔跑而来的生命，都在这片土壤里触满了根须。

我一次又一次问自己，我热爱这个国家，那么，我该以什么方式来表达对这个国家的热爱呢？该怎样把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相系相连、水乳交融？

你在哪里，中国就在哪里。当我行走在国家的大地上，对这个国家的壮丽山川，涌起的是一种深沉绵厚之爱，这种热爱与眷恋，让山川和内心一同荡漾温柔。我居住的城市，就在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的岸边，我的祖籍，就在“风吹稻花香两岸”的村庄。我生活在风景如画的地方，也想象着那些生存在自然条件极度恶劣的环境中的同胞，他们，也和我一样，发自肺腑地去热爱这个国家吗？

我试探性地来寻找一个答案，发现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因为他们从没有抱怨自己降生在祖国的哪一片土地，就如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，不能选择自己降生在一个富贵或贫穷、文

明或愚昧、传统或现代的家庭一样，但我们的生命，是父母创造的，我们没有理由不热爱与感恩父母。没有父母，你的生命又在哪里漂流？没有国家，你的生命又在哪里停泊？

爱这个国家的每一寸土地、每一个人，更具体一点来说，就是爱自己、爱身边的人，爱你的邻居、亲人和朋友，去为这个国家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我穿行在这个城市，常常看到那些像蜘蛛人一样攀缘在高楼的民工，他们在一块一块地砌砖；我看一个矮小驼背的老人，她是一个拾荒者，稀疏的白发，像几片枯叶在风中飘；我看到一个乡村学校的小学生，在操场上升国旗时那纯真的眼神；看到一个残疾人也在为孕妇让座；看到一个人伸出胳膊说：“抽我的血吧”……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人，或许他们就是那些长年累月弯躬在岁月里的背影，默默地，像一支蜡烛那样辛苦地燃烧。中国有多少这样平凡的人，但他们一瞬间的壮

举，感动了中国。这都是最美的中国人，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感情，对这个国家的付出，是那么真实可触、可亲可敬。

我有一位企业家朋友，每次和他谈起爱国话题时，他总是热泪盈眶。汶川地震时，他率先捐了10万元。在他的办公桌上，还悬挂着一面小国旗。有一天，我去他的办公室，正好看到一群人来向他索要拖欠的工资，只见他大发雷霆，一位身有残疾的男人朝他跪下了，他却破口大骂。我悄悄转身出去了。那一刻，我特别难受。我在心里指责他，他起码不该对一个残疾人那么狠啊。后来，我疏远了他。爱人之心，应该绵延而博大。对一个国家的爱，也应该有包容之爱。

人到中年，我愿意去做一个成熟的爱国者。这种真实的表达是，爱这个国家，爱亲人和朋友，爱身边的人，爱你每一寸光阴中的付出，小爱也有形。

## 国庆，父亲的阅兵

□寒星

金秋十月，这个词已乡愁一样遥远。国庆长假，奔波几百公里，我才在父亲的田野里找到十月。那里，没有张灯结彩的庆典，只有金黄的庄稼，在父亲眼里富饶成秋日盛典。

还记得那年国庆节，天还没亮，父亲就起床了，蘸着水盆里的星星，把镰刀磨成一轮新月。他不时用手试着锋刃，那把镰比他衰老得还快，他有点不放心。年年与庄稼打交道，他不知道，

是自己还是镰刀，越来越力不从心了。他不知道，那把最锋利的镰刀，是岁月。

母亲一边做饭，一边数落父亲：别瞎逛了！整天腰里揣个镰刀，你以为你是将军啊！父亲讪笑着：我不是割羊草嘛！眼瞅着就秋收了，先热热身。吃罢饭，父亲抹抹嘴，撇下一句话：我砍玉米去了，星星别下地了，在家看书吧！

我嗯一声，目光没离开电视。我睥眼父亲，他太单薄了，只凭一把镰刀，他如何收割整个秋天？我心底闪过一丝秋凉，满怀萧瑟。一直，我都是他的孩子，我们各忙各的，我读书，他干活。我们都忘了，现在我已长大。

电视里，阅兵式井然有序地进行，声势逼人，我却看不下去。屋外，金秋十月，田野里，父亲正孤军奋战。“上阵父子兵”，在父亲的阵地上，我一直作壁上观，他永远后继无

援。我关上电视，走出家门，下地。我忽然愣住，我竟不知道自家的地在哪儿！

从村庄伸出两条路，我一直走着远离土地的那条。踏上土路，有些硌脚。农田里，农人热火朝天，忙着收割庄稼。找到父亲时，他正坐在地头，用镰头敲后背。时光如梭，他的脊梁已不再坚挺。疼痛能唤醒年轻的记忆，但他回不到过去了。像一株成熟的庄稼，父亲负荷着沉甸甸的时光，腰板越弯越低，一点点接近他耕种一生的泥土。

父亲问我怎么来了，我说，砍玉米。这次，他没有不屑地赶我回家，他真老了，需要我的支援。父亲用镰刀撑着地，想站起来，但失败了。我拉住他的手，扶起他。父亲老了，还好我正年轻。他的脊梁弯了，还好我能在身边搀扶他，扶起那段超载的岁月。

父亲砍一阵、站一阵，很快就

被我撇出老远。在这里，我终于超过了他。父亲卷根烟，招呼我歇一会儿。他这才问我，怎么这几天有空回来？我说，国庆节放假。他凝视着庄稼，点点头：真好！我不知他说的是国庆节，还是庄稼，抑或我的加盟。

玉米荷枪而立，棒子勋章般醒目；大豆比肩接踵，豆荚子弹般密集；棉树枝繁叶茂，棉花跳伞般闪烁……我想起国庆阅兵，那个站在看台上的将军，他和父亲有着同样的神情。或许，这些庄稼就是父亲的海陆空三军，父亲就是它们的将军。

父亲直起腰，举着镰，步履坚定，开始检阅他的庄稼。那一刻，他分明是个将军！土地，庄稼，父亲，十月。这里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隅，这里，我看见过最朴实、最壮观的国庆典礼，看见过最荡气回肠的沧桑岁月，它只属于父亲。

## 珍贵的一分钟

□孙丽丽

颤抖。

“点号”里，就蹲着三两个常年巡线护路的兵。他们每天与外界交往的时间是一分钟。因为每天只有一趟军用列车路过这里，扔下邮件和给养，停留一分钟，这就是他们见到人的唯一时刻。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寂寞，像小虫子一样啃噬着他们，这一分钟，也就成了他们生活的亮点，是他们每天最幸福的时刻。

作为一名电视记者，我曾到“点号”小屋采访，那里住着小赵和小张两个士兵。小赵是一位来自江苏的已有3年兵龄的老兵，他说，他每天要去巡线一趟，每趟来回走20公里，当兵三年，相当于步行回老

家一趟。新兵小张，是四川中江黄继光家乡的人，他到“点号”的第二次巡线，就遇上被称为“黑风”的沙暴，天地间黑压压一片，沙石劈头盖脸往身上砸，他说他抱紧铁轨整整一小时不敢动弹，差点被埋在沙包里。

说话间，小赵的姐姐从老家打来了电话，姐姐问：“你那里过年热闹吗？”小赵说：“热闹得很，有3个人呢，还有一条大黄狗。”“你那里冷吗？”“不冷，暖和得很，才零下20摄氏度。”“你都3年没有回家了，爸妈以为你今年能回来过年，特意杀了猪，还几次到路口去守公交车。”这时，小赵的喉头滚动了好几下，愣了半天，终于没能

“幽默”出来。当我告辞时，他俩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久久不想松开，眼睛里突然溢出泪光，那眼神似乎在不加掩饰地恳求着：再留一会儿吧，哪怕是一分钟！

我想凡是在电视上看到这次现场采访的人都会潸然落泪，心被强烈地震撼着。鲜花般的青春，别样的经历，为了国家，他们在默默地奉献着，精神内核绽放出来的花千树，猝然而深远。一分钟，多么令人心颤的一分钟！我想起艾青的诗句：“我的眼里为什么常常饱含泪水，因为我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！”

而如今丹桂飘香，明月皎洁，愿月光携去我们深深问候，来抚慰战士们那不同寻常的孤独。

## 我所认识的“建国”们

□张华梅

一位农民。表叔由于有文化、思想活跃，不久就当上生产队长，后来做了村支书，并且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几十年。改革开放以后，表叔带领乡亲们解放思想，开展手工、种植、养殖等多种经营，为建设家乡作出很大贡献，使家乡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我的一个表叔，名叫刘建国。这个建国是最名副其实的，因为他出生在1949年10月1日，正是我们新中国成立的日子，算起来今年他已经63岁。表叔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，是村里第一个考上中学的人。中学毕业后他报名参军，到了火热的军营，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，转业时他放弃去城市，毅然回到家乡，做了

良。这两个王建国不但长得不一样，学习成绩也不同，小建国刻苦用功，成绩名列前茅，从小学、中学一路到大学都很顺利，如今已经成为一名局长。而大建国，虽然有强壮的身体，成绩却不好，最终留了两级，才勉强读到初中毕业，毕业后学了瓦工，如今还常年在南方为城市建设作贡献。

我还有一个中学同学叫汤建国，他不是出生在国庆节，本来名字也不叫建国，是他后来自己非要改成建国，说是喜欢这个名字，听说他小时候因为自己不是出生在国庆节还跟母亲怄过气。汤建国脑筋活络，上学时就喜欢做小买卖，卖本子、钢笔之类的给同学，或者

同学有好东西他买去再进行贩卖。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，汤建国就开始经商，从小本经营到如今拥有几家公司，足见他的确有经商方面的天赋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汤建国的儿子出生在国庆节那天，终于圆了他的国庆梦，我们经常开玩笑让他把名字让给儿子，那才是名副其实的“建国”。

这几个是我的亲戚同学里的“建国”，走上社会以后，更是遇到数不清的建国们。这带有时代印记的名字，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，让他们深深体会到祖国繁荣昌盛带来的幸福生活，他们也深深爱着自己的祖国，并且为建设祖国而努力奋斗。